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四十五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秦檙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尚書精義卷四十五

宋 黃倫 撰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無垢曰夫遠夷以善心來則人主當賞玩其心使其

於尊親之義知所涵泳此亦長善之一端也賞玩其

心當見於實幣帛所以實之也恐遠夷不足以知此

意此成王所以俾榮伯作命也敷述此意非有道德

深寃聖人用意處者不足以發揚之在庭之臣亦衆

矣而俾榮伯則榮伯之為人可知也

東坡曰東夷淮夷也在周為東肅慎東北遠夷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

亳姑

無垢曰營洛之時大會四方諸侯而復子明辟以正

君臣之義此古今臣子之大法也夫七年之攝政制

禮作樂朝天下諸侯於明堂以此太平天下一旦兩

手付與成王退而就臣子之列大會諸侯於洛時為

此盛舉周公平生大節無出於此故葬成周此周公之意以謂吾死亦不忘大節也其為天下萬世臣子之計亦已大矣　又曰自周公至周公作亳姑蓋皆孔子序作書本意也然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乃葬於畢周公有死於大節之意成王有尊師重道之意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其盛矣哉然而周公雖不獲葬成周不得盡見其死於大節之意孔子乃為序書明言其故使天下後世炯炯見周公之心焉是

不葬猶葬也使無孔子誰與發明此大義哉

東坡曰畢有文武墓葬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名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歟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孔氏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

無垢曰其曰分正則使分其善惡而正其是非善者

當世以為是而慕之惡者當世以為非而恥之畢公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盖發端於此　又曰鄭氏以君
陳為周公子也余考一篇中畧無此意然而以繼周
公必當世大賢者何必周公子哉抑又有可歎者舜
命九官一編已足而成王命君陳近數百言帝王煩
簡可概見矣世之浮漓亦可概見矣吁可歎也
陳氏曰鄭氏以君陳為周公之子或曰不然成王先
命君陳而後命畢公畢公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

先四世之老臣哉然則君之命臣以先後為老壯固未必然至於以為周公之子其不然必矣周公命康叔曰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成王命蔡仲曰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勲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獨無懿親之語但曰昔周公師保萬民又曰爾式時周公之猷訓又曰爾弘周公丕訓若言他人然決無是理也君之命辭雖曰告戒亦兼以寵其存

没成王命微子且曰殷王元子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安有命周公之子而不以父子之辭寵之哉
張氏曰成周之東郊近於妹邦周公嘗遷頑民於此而親治其既没也命君陳而繼焉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
無垢曰夫尹東郊頑民非細事也必須遴選其人令

東郊之民治之不可以急又不可以緩惟性温晏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乃可以治君陳令德孝恭想見其為人矣夫孝恭之人居則氣貌温良行則政事和粹以此等人在頑民之上其有不令人意消者幾希然而有孝恭而不能用以此自律則可以此濟物則暗於幾務失於大體其不招侮而名辱者寡矣君陳乃能用孝以友於兄弟又能用孝而施於有政則其紬繹事幾調變乖戾胸中自有造

化矣以此治頑民必有可觀者　又曰孝恭之人日在敬中往來今成王又戒之以敬者何也嗚呼人之難保也甚矣惟聖罔念作狂聖而罔念猶作狂夫況未至於聖者可不戒乎舜自匹夫而為天子其道著聞亦已舊矣年餘九十而益方戒之以罔淫於逸罔遊於樂聖其可罔念乎

林氏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百行

之始莫大於孝在家則友于兄弟在邦則克施有政
孝之施於政也愛敬而已蓋王者愛敬盡於事親而
德教可以加乎四海然則施之有政有政者又豈難
哉當周公既没之後命君陳分政之初其所以命之
無他語而惟及於孝友令德者何哉當使君陳念兹
在兹無替前人之遺訓無墜大臣之美化使其終始
惟一前後協同收其治功繼其成烈卒至於永永無
窮斯可矣宜乎成王命之之辭丁寧勑戒以敬哉之

語有旨哉

呂氏曰師保東郊周家之重任周公既沒成王選揀分正東郊之人當時如太公畢公厚德重望布在朝廷者不為不賢然成王所以選君陳之意有兩說一說周公在成周師保萬民民懷其徳所為綱紀法度一切備具了若使一箇才智人去便作聰明亂舊章所以選一箇孝弟純謹人庶不忍變周公之法度一說當時商民染紂之惡所謂天其與我民彝大泯亂

如子弗服厥父事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父子兄弟乖争淩犯至於如此今欲治之惟有孝弟之人去儀刑他感動自化此成王所以獨命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懐其徳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無垢曰周公聖人其訓有難以常情測知者葢聖人見識甚髙所施為迥出於常情之外有事若疏而實密者有計若迂而實切者有防禍於千百年之後者

有止亂於朝夕之間者其歸皆在於乂民使民安泰而已君陳以賢繼聖想於其遺訓有不能盡知者然君陳不欲乂民則無可言者儻欲乂民其於周公之訓其可不勉强學問以昭明之乎惟周公之訓迥出常情此所以必待勉强學問乃能一窺其事之萬一也

林氏曰化及當時之人易化及後世之人難化止於目前者猶未至民懷於永久者為甚至昔名公之於

南國美化興行人思其德甘棠至於勿剪勿伐既沒之後人懷不已究其所以然者不過聽訟一事耳又況周公以嚴教之而民不懷其德者未之有也今君陳紹有令緒時底盈成無可為者但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斯可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無垢曰周公猷訓自明德中來也吾能因其言而求

其心因其心而引吾心則吾之明徳見矣然而先難後獲仁者之所為先事後得崇徳之所尚則式法猷訓以求明徳所在者不可以易心求之也當惟日孜孜以精其念慮當無敢逸豫以收其放心功深力到明徳見矣明徳既見尹正東郊沛乎其有餘矣

陳氏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故禮教刑辱以加君子化以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以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

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以是為明德馨香之說嗚呼小人不忌刑則或有之矣其果不畏辱乎榮辱者教化之大權也明德在上則小人畏辱而為君子安有刑情之分耶有刑無情木偶人爾何化之有分刑情而言教化是不知教化而强言之也

史氏曰不欺於天地有以見大臣愛慎之心不易其典常有以見人君責望之意夫以周公之聖而臨商

民之頑甚易事耳然周公每以事天地之心而為待頑民之心故其治馨香四達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其求於德而不求於物蓋有素也周公嘗行是道成王嘗聞是訓今能用其道訓思之而不忘行之而不倦則成王之治有不足慮矣

張氏曰善者陽之類其發為馨香惡者隂之類其發為臭穢馨香者人之所好臭穢者人之所惡至治之世上恬下熙禮制樂作叶氣嘉生薫為太平此其所

以為馨香也至治之世其馨香之達聞故可以感於神明神明為難感君非有馨香不足以感之雖然至治之所謂馨香者非黍稷之馨乃明德之馨而已謂之馨香者其香之遠聞者也三苗之虐發聞惟腥商紂之惡穢德彰聞以此觀之則惟至治為馨香而馨香出於明德可知矣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林氏曰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思欲見之既見聖未必能由聖之所行令君陳親見周公故勉之以化　又曰柔而不能立者下民之無知動而有所化者人君之至術惟其含仁厚之性惟上命是從則動而化之豈可後哉夫然上之化下下之從上莫不披靡而向風遷善而不知其可不戒哉　又曰政之當否必繫國之安危國之安危在審理之是非是以出入之際

當以衆智度之而庶言旣同則又當擇其可否當於理則行之不牽當世之浮言不屈衆人之異論竆其本緒詰其涯涘而不蔽於一曲矣

東坡曰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為利之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覆論辨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眞者必遂偽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庶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紬繹絲者必求

其端究其所終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太甲之所謂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林氏曰善則稱君惡則稱已者臣下之美事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者臣下之當然夫人之愛君者豈特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蓋世之能以為已分必有謀焉則義而決之必有猷焉則擬而圖之入告其君使稱其

德意非我之所能如此此我后之德也於是嗟呼而告之曰臣人苟能順是此所以為良顯之道也今以易考之坤之一卦人臣之義也其辭有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言陰非無美而不可見美以先陽臣雖有美不可專美以先君故含章以從王事代上以從事不敢尸其功豈不以地道之於天順從之而已觀易之辭與書之旨相為表裏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寛而有制從容以和

無垢曰凡人之情以其難化則必作威以懼之刻削以苦之作威非崇高之勢則不行刻削非三尺之法則不效今君陳為東郊之長勢亦高矣一邑號令載在令甲法亦具矣儻不推聖王之心以其難化也乃依勢以威之倚法以削之有何不可第可以革其面而不可以服其心平居無事包藏禍心不見其迹一旦有急則疾視其上而為叛為亂以報復其上矣聖

王之道務有以慰人心者以天下之理當如是也

又曰夫寬則優游而不迫有制則民防範而不過寬以慰之有制以節之從容此道以和之使民愛慕感激涵泳鼓舞依依乎繩約之中而無強很傲誕乖爭凌犯之心者此正和民之道也周公丕訓正在於此

張氏曰勢者上之所以臨下也依勢作威則失於不仁法者君之所以治民也倚法以削則失於不義依勢作威則用義以讐民之身者也倚法以削則用義

以斂民之財者也用義讐斂商之所以亡者在此君陳不可不戒之也居上之道雖貴乎寬寬之失常在於縱故欲其有制畜衆之道雖貴於容容之失常在於同故欲其以和寬而有制則剛柔足以相濟矣從容以和則可否足以相濟矣惟其剛柔可否足以相濟此德所以無一偏之失也

吕氏曰所謂勢乃分正東郊之勢本不是君陳之勢所謂法乃周家之法本不是君陳之法君陳須至公

無一毫私意不可依公家勢作自家威力使公家法去侵削人纔依法便是私心此便非代天理物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無垢曰法者天下之大中與天下共守之者也非人主所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殺盜環驚馬者而張釋之不從此人主不得私殺人當以法為中也漢光武欲赦公主家奴而董宣不從此人主不得私宥人當以法為中也與天下共守此中則殺之者不以為怨

宥之者不以為德君子有所怙小人有所懼處事之當無出於此

林氏曰中之為道無施不可苟恃勢以愛人則失其中倚法以斂民則失其中惟寛失於縱故欲其有制從容者失於同故欲其和蓋臨人之道當審乎此刻核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奢侈太至則非理之情報之誅求無厭則亂之由階聚斂太重則下之不足惟能寛得其法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施為注措皆得

其平孰謂非中可乎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張氏曰政以正之而有所不順訓以導之而有所不變則是其頑不可率矣於是可以致辟焉然則聖人不得已然後用刑則刑者期於無刑而已故曰辟以止辟乃辟

無垢曰羊有敗羣羊之所以不育禾有稂莠禾之

所以不畜狃於姦宄敗常亂俗之人所以倡頑民為亂者也其可不刑乎端本清源正在於此此三等輩所為雖未見於大惡而微有是心者皆刑之而勿宥也辟以止辟正謂此爾

吕氏曰若頑民有不順爾政不化爾訓爾要刑治他也須仔細若刑一箇人止得後來不犯法如此方刑若刑一箇人未可止絶後來犯法則不可刑何故在商民固被周公之化然舊染污俗一一治他不得須

去要領上治刑一人千萬人懼如一一治他則刑濫矣雖是如此若有怙終不悛之人雖三犯細罪也不可赦何故這是倡亂之人與尋常犯罪者不同如尋常犯罪者是舊染汚俗此不可罪若倡亂之人雖三細也不赦如此治之乃得其要領上治刑便自簡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無垢曰夫各有所長故裨諶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

否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豈可求備乎哉隨其所長而器使之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則山川丘陵草木裕如也而况人乎成王使君陳涵養優容之意可於言辭間得之矣　又曰嗚呼成王之待頑民何其仁厚如此也一篇之中皆以仁厚為宗如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曰辟以止辟乃辟令又曰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仁厚之心間見層出聖王之道槩可知矣

又曰白起不忍殺四十萬人項羽不忍殺二十萬人徒使人怨恨刻骨耳安能有濟乎見累犯者若不可寬容曹操不容殺孔融黄祖不容殺禰衡徒使天下解體深忿其狹隘耳德果為大乎

東坡曰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乃其有濟者正孔子所

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曰當斷不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為義是成王教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為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之予不可以不論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林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

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逺矣今當成王之時周公毖商頑民遷於洛邑密邇其訓則昔之心不可馴者今則善惡半矣在乎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正賴君陳之力此成王之於分正之際不可不申言也今簡其修德之人使其不修者得以勸進其良善之人使其不良者得以率此正舜湯之遺意

張氏曰修見於所為者也良出於所性者也見於所

為者有修有不修簡其修者則不修者知所勸出於
所性者有良有不良進其良者則不良者知所勵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無垢曰所以使君陳無忿疾無求備且容且忍而簡
其脩潔進其善良者則以成王真有所見也所見維
何頑民其生本厚其所以澆薄至此者非其本性也
因紂之惡習遷染耳如此豈有忿疾豈敢求備所以
能忍所以能容也　又曰孟子曰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君陳將欲變商之舊習汚俗不必諄諄於號令也莫若謹其所好耳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所好如此故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紂為天下逋逃主所好如此故殷罔不小大草竊姦宄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豈非明甚然我謹其所好而民未化焉是吾好之猶未盡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

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至矣哉

林氏曰孟子曰人性善成湯曰惟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觀此則知民之生厚尚矣然多至於窮人欲滅天理梏喪其良心戕賊其正性蓋由因物而遷也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則知民之從行不從令久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則知上之好為民之表固不可不謹也斯民不俟教詰視儀而動不令而行其

不然乎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無垢曰爾敬典則殷民父子兄弟之恩深爾在德則殷民父子兄弟之性著恩深則交相親愛性著則自然和樂向來乖爭陵犯之風一變而為親愛和樂之俗向來遺殷頑民今與周民偕升于大道其盛矣哉

又曰治國猶治病而不知病之所因則病無自安治國而不知國之病處則國無自治殷民之病病在

風俗之薄救民俗之薄在我躬行而已是躬行者乃

藥風俗之本也躬行者敬典在德也敬典則五常明

在德則五常行

張氏曰典在外者也欽之而不敢慢德在我者也在

之而不敢廢上能欽典則民化之而不至於敗常上

能在德則民化之而不至於亂俗則無或狃於姦宄

也時乃罔不變者言其變惡而從善也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無垢曰人君不言福以風俗敦厚為福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此人君之多福也今商俗丕變商民偕升於大道人心忠厚風俗醇朴人君親享此時豈非膺受多福乎　又曰風俗敦厚豈特為成王福哉君陳之美名亦不泯没于後世矣其曰終有辭於永世者以見聖王期於人者甚遠也昔子産為政一年而民欲殺之三年而有誰其嗣之之歌向使子産求名於旦暮則鄭國何時可理乎惟賢者不求名朝夕而自

期者甚遠聖王亦不責人於朝夕而期人者亦甚遠此所以賢者終享美名而聖王亦終享其成功也其曰終有辭於永世則成王之所存者盛矣哉

尚書精義卷四十六

宋 黄倫 撰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無垢曰成王將崩太保召公太師畢公率天下諸侯相康王繼為天子遂有顧命之作也　又曰若以三公職序論之太師居上太保居下而顧命之際孔子所序乃以召公居先何也曰召公太保也平生保輔成王者也腹心所寄情意所同以國為家以嗣王為

骨肉最爲親厚者也平時在朝任天下事者曰周公曰召公而已周公既死不以召公首當顧命之任可乎

張氏曰顧命者成王將崩之命也夫天下大器也將欲傳之子孫則其受遺託孤之際尤所當戒顧命之所以作也顧有迴視之意聖人以死爲歸故其將崩之命則謂之顧命

呂氏曰成王幼沖之時先嘗有流言之變成王思不

得正其始今要得正其終成王能正其終則康王方能正其始葢成王因事遇變如此不然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皆是大聖人聖人視死生如夜旦之常何獨成王臨終發命祗緣成王幼沖曽有危疑之變成王所以不得不正其終所以正其終欲教康王正其始史官載之以為後世法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

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無垢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故成王將崩上自三公六卿下至百尹御事皆使至路寢之前委付以宗廟社稷後嗣之重使將絶之言琅琅在百官聞聽中而姦心邪志無自而生古先哲王其處死生之際森嚴如此女子小人得行其志乎庸詎有五王交亂門生天子之弊乎嗚呼其昭示萬世之意深矣

張氏曰惟四月哉生䰟王不懌者言其始疾也至甲子之日則其疾益甚成王於是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所以召羣臣而命之者也當是之時小大之臣皆在王庭而聽命遂與六卿而同召之則王庭之臣無不畢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兹予審訓命汝

無垢曰漸進也幾危也疾已大進而無退證惟危殆

而難安康此心知死不久不可不為宗社計故呼公卿御事告以保輔嗣王之意也其不亂如此學問之力也

黄氏曰死生之變亦大矣而不足以二其心自非聖人有所不能也孔子曳杖曾子易簀而成王被冕服見百官臨死而不亂如此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夫死生一道也知生則知死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彼

日夜之所存者無時而不正矣殆非死之不亂其生不亂故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無垢曰成王以謂昔我先君文王武王宣布其前後哲王光明之德以定民之所居民既得其居然後陳敷五教以教之既教之矣則使學而時習之民既習五教而聽用上之命令所以使殷之否運開達爲周

家亨泰之大命也夫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

殷集大命皆宣重光用之也以此知成王傳家之法

止爲民而已矣

張氏曰文王之德能光于四方至武王又能廣文王

之教而昭先人之功此所以爲宣重光也宣其光則

揮散而不掩重其光則繼續而不絶舜典之言重華

離卦之言繼明皆宣重光之謂也

吕氏曰大抵自古聖賢並只有兩箇時節所以堯舜

君臣而並文武父子而處聖人有作自古上下數千年一箇光明超越前後相照文武所以宣重光只在奠麗陳教一句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無垢曰成王晚歲兵寢刑措可謂盛矣何艱難之有

乎而成王言此何也曰天下之務皆艱難也將以為治而亂在其中將以為安而危在其中所以古人惜履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成王以太平為艱難豈非出於此乎　又曰成王自謂我之言豈獨能濟艱難而已哉可以柔服蠻夷可以作成境内可以安慰勸勉大小衆國皆使安民教民使民習教聽用上之號令則召公畢公而下於成王之言當奉以周旋不可失墜開導康王以履踐斯言可也觀成王臨絶之

際其言嚴勁端莊如此念慮凝寂言語分明豈疾困死生所能動哉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其成王之謂歟

東坡曰恭敬可以濟大難世以威儀為文飾而已不知其為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也惟安為可畏不可冒進也

呂氏曰大凡一俯一仰一動一止皆天命秩然自有

條理人自以私意自亂若夫天秩各有條理則一動一止井然不亂無非天命之流行爾衆臣無以康王昏進於非幾此一句尤切

兹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無垢曰綴衣孔安國以為幄帳是成王憑几出令時幄帳在焉既出命已將備死事故徹幄帳在庭也何

以知之喪大記曰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鄭康成曰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幾生氣反也如大記所說則出綴衣者去懸而為死備也於明日乙丑之日成王果崩　又曰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迎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

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　又曰東坡解翼室謂路寢房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於翼室為憂居之主也為憂居之主則若臣若民皆當憂居矣何則人主為天下之父也人主既崩天下皇皇焉無所依托其得不以憂而居乎弟禮制有限耳呂氏曰古者父子異宮太子之南宮自在南門之外成王既崩教入翼室為喪主然這一般故不是特地迎康王歸來最見當時臨大變法度周密如此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這要見得召公是周家之重臣當時

成王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大命都是太保出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呂氏曰伯相召公分陜為二伯以伯為相正如後世

以上公為相謂之公相是也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無垢曰祭統曰狄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復魄之禮曰狄人設階是喪事狄必主張設之事故孔安國曰狄下士也黼扆若今屏風之類曰黼者畫斧於其上者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言以白黑飾斧也綴衣即帷幄也此四座設此黼扆綴衣以象成王生時所臨也以起康王愛慕之心焉　又曰孔穎達云牖謂窻也閒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閒也是黼扆之前敷三重之席其上重則用桃枝竹席其席以黼緣之鄭康成

訓黼云以絳帛為質而以白黑之線繡斧文於上黼純黼扆意當以此　又曰東西廂謂之序蒲蒻謂之底席綴純謂綴雜彩以緣之也敷重者意當如司几筵篾席之説第文貝仍几以文貝飾仍几也孔安國云此旦夕聽事之坐以此東西序皆設䆫牖也　又曰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而用雕玉仍几也豐莞草也畫純以畫繢緣之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孔頴達曰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鄭康成曰以雲

氣畫之為緣此畫純之法用玉仍几謂刻玉為文以飾几也孔安國云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又曰路寢為太室則東西序有夾室夾室云者非路寢正室也西序之夾室乃親屬私燕之坐故召公命狄於此敷重筍席玄紛純而設漆仍几也筍席篛竹席也玄紛純以黑組緣之也漆仍几者以宴親族不事華飾故不以貝玉飾几也孔頴達引司几筵訓牖間為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而疏西序東饗為旦夕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為養國老饗羣臣之坐曰案燕禮云坐於
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
在燕嚮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
夕聽事之坐其疏西夾南嚮為親屬私宴之坐曰夾
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
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　又曰東坡曰將
傳先王之顧命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
設平生之坐也余謂古人之於親森然如在目前豈

敢有死其親之心乎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設此四坐儼然如先王親臨之其仁孝尊敬之心槩可見矣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無垢曰越於也於玉五重之間陳赤刀大訓河圖之寶也五重者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是五重也琬

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是兩物也安

得以為一重考工記云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既等茲

所以為一重以琬琰為一重則知弘璧大玉夷玉天球

皆有一雙蓋謂之重耳　又曰赤刀鄭康成云武王

誅紂時刀赤為飾大訓孔安國王肅以為虞書典謨

且西序已設王旦夕聽事之坐而復陳寶于此不已

隘乎曰孔頴達以謂在坐之北　又曰序者墻之別

名其墻南北長坐北猶有序墻故言在西序　又曰

鄭康成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方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釋地云東方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以此一事考之則康成以大玉為泰華之玉天球謂雍州所貢其色如天者必有所攷自是其書不存耳河圖即河出圖伏羲則之以畫八卦是也顧此寶列於養國老饗羣臣之坐北　又曰胤之舞衣必有法為可傳寶者也大貝孔穎達引伏生書傳云散宜

生之在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者即此大貝也然古人豈以為玩好哉記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池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非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大貝之意豈以為此有德之君所感召者使人主知所警乎不然則石虎以芝為蓋麟駕車此妖耳何足寶也學者不可不知此

義鼖鼓大鼓也考工記曰鼓長八尺謂之鼖鼓然則此所寶之鼓必有法度可貴故以傳示子孫也在東房者東序之房也　又曰兑和垂皆古之工人㓗作精巧法度深密可為後世法者故傳寶之垂堯時共工則知兑與和皆古之工人矣西房西序之夾室也張氏曰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此示其為之先者能傳所寶為之後者能守

所傳然則自越玉五重陳寶而下所陳先王之寶器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所以成變化行鬼神不過於此則人得之以為德其數亦五而已所謂越玉五重者所以象德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無垍曰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謂南嚮也先輅象輅也次輅木輅也塾釋

宫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之堂也孔安國云先輅次輅皆北面顔達演其説曰塾前陳車必以轅内向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孔安國又謂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馬融王肅謂不陳革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其説甚有理凡此陳設皆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義使康王受顧命洋洋乎如成王在其上在其左右其敢以輕心聽之乎宗社之重不得不爾也

張氏曰王之崩傳顧命於康王所陳之器所設之物非苟以為玩好而華國也蓋亦有義存焉是故設几之屬者以明靜而居者有其道設車輅之屬者以明動而行者有其道也至於一左一右一東一西或在房或在序莫非至理之所寓然則有天下而居之者其可苟乎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無垢曰禮云大夫服冕士服弁雀弁鄭康成云赤黒色如雀頭也惠鄭康成云蓋斜刃宜芟刈畢門路門也此衛門之士也綦青色戺堂廉也廉稜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而立此衛陛之士也二人分守畢門兩廂四人分守東西兩階也　又曰服冕大夫也自門而至階則用士衛自堂而至階則用大夫衛

孔穎達云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以其去殯近故使大夫爲之義或當也周官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是知服弁而衛者士服冕而衛者大夫近殯者尊故用大夫遠殯者早故用士　又曰垂盡也謂詹際也堂近壁垂近階東堂之外爲東垂西堂之外爲西垂立于階下者士也立于堂上者大夫也今執戣執瞿者皆冕可以知其爲大夫而立于堂之盡處謂詹際也鄭康成曰戣瞿蓋今三鋒矛

又曰側階鄭康成王肅皆以謂東下階孔安國以謂北下階上路寢之北將近內寢豈容有大夫執兵器立其階乎垂謂堂之垂階謂路寢之階也東下階阼階也宜有衛大夫為備也東坡云鋭當鈗説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鈗其考證甚詳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

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東坡曰麻冕三十升麻為冕葢衮冕絻冕之裳四章獨用斧者以釋喪服告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　又曰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豈蟻裳亦為此文也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　又曰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

裳亦變也王與卿士邦君太史皆變服以示不忍之意緣先王之心吉服乃爲天下計而凶服乃其心之所存形見於服者也方以天下爲計顧其服不得以私變時於衣裳之間微示其變焉此見其不得已也方喪其殯心摧膽裂而吉服以從事其得已乎其得已乎

無垢曰孔穎達取考工記爲說曰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　又曰大圭長三尺

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其意言今康王承嗣成王守天下故太保奉鎮圭使康王守之也同爵名瑁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太保承介圭使康王守天下上宗奉同使康王主祭祀奉瑁使康王冒諸侯其事皆重故由主階隮也　又曰太史秉顧命之書隨康王後由賓階而隮也既隮乃進

康王冊命言成王命康王嗣有天下也余觀史官作書其作文之法有足爲後世法者如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又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使翰墨併造亿到此不能加損矣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無垢曰凡百所爲率循文武以燮調和平天下大卞

大法也文武大法何法也即文武宣前後哲王之光明見於安民教民使民習教聽用上之號令者是大法也其發於言語也謂之大訓其布之典也謂之大卞謂之大訓何以能臨君周邦謂之大卞何以能變和天下大訓言其大體大卞言其大用臨君者大體也變和者大用也能如此然後可以答揚文武之光訓矣

張氏曰以上臨下謂之臨出命正衆謂之君臨周邦

言其勢足以服人也君周邦言其道足以正人也臨君周邦之道在於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而已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按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無垢曰太保受康王所祭之同以降而盥手以異同

實酒將以酢祭也孔穎達曰祭祀以變爲主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于同中　又曰璋半圭也酢報祭也王搢大圭執鎮圭以祭太保執半圭以酢祭降殺以兩之義也酢祭若亞獻爾孔穎達云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又曰既酢祭告成王以已傳顧命之意嚌畢乃授小宗伯以同而拜以致敬也王答拜者亦於殯所答拜言已受顧命之意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無垢曰召公再受小宗伯同者將飲福酒也飲食必有祭其曰祭者祭先酒也謂祭先造酒也者示不忘本也曰嚌者飲福酒至齒而不飲也然則飲福酒咤嚌皆至齒而不飲何也曰尊神遠當之也可見古人不汲汲於榮利之意也　又曰宅謂居其所也謂不移飲福之所而受小宗伯同而又拜以謝神所賜也王答拜者敬顧命之禮畢也

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無垢曰太保既畢事乃降自西階而有司收徹同爵器用也若乃綴衣及陳寶未葬以前不敢收也蓋以象其平生服用也此仁人孝子之意　又曰諸侯出路寢門外以俟康王之命也寢門而曰廟門何也以殯宫而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鐘

謄録監生臣雷琳

尚書精義卷四十七

宋　黄倫　撰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林氏曰昔高宗宅亮之際王庸作書以誥今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高宗亮陰三祀而恭默思道康王在位而無所事故曰既尸天子宜乎

楊氏曰古者無功而受禄謂之尸禄夏書數羲和之罪曰羲和尸厥官五子之歌又曰太康尸位以逸豫

則尸之為言非善辭也明矣仲尼序康王之誥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然則尸之一字其說在於譏喪禮之所由變也商書曰王宅憂亮陰三祀周書曰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康王居父之喪既已延入翼室恤宅宗則當委政於冢宰亮陰而不言方合乎古之禮何則乙丑成王崩越三日丁卯命作策度越七日癸酉王麻冕

黼裳入即位太史秉書由賓階隮揚其策命之辭王
再命興而受之固已異於古也雖然於是乎亦可以
遂不言矣而復出在應門之外稱予一人以誥於四
方羣臣既皆聽命相揖趨出方釋冕而反喪服噫所
謂亮陰不言之禮無以異於此乎曲禮曰凡在喪王
曰小童春秋既書王猛居于皇及其沒也止書王子
猛卒以其未踰年也則天子踰年稱王明矣今聖人
序其誥之首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得非譏喪

禮之所由變乎

呂氏曰禮有正有變三年除喪朝於廟之時所謂進戒於嗣王則是禮之正到得方在喪服中以請諸侯進戒則是禮之變成王之詩所謂敬之嗣王朝於廟是禮之正也如太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此是禮之變何故太甲正是未除喪之時有敗度之漸伊尹恐太甲不能保天位所以用變禮進戒也自古有

變禮有正禮後世論康王之誥引晉不見諸侯以為
晉尚能守禮之常而已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無垢曰畢門之外為應門之內者以畢門有殯宮乃
廟門也廟門則殯宮為主不可以見諸侯故孔安國

謂出畢門立應門之中庭南面也孔穎達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復不言興知立中庭南面也　又曰太保召公時為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見畢公太師也時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入見師保職位自有高卑今以太保為首何也時召公為冡宰孔穎達云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也其訓甚明不事穿鑿　又曰賔指諸侯也孔穎達謂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

為賔其訓甚當天子為主故諸侯稱賔稱舉也舉所奉之圭幷馬幣進而言曰一二臣為國之衛者敢執土地所出以奠見也一二臣言諸侯也　又曰既致壤奠乃皆再拜稽首以獻馬稽首者孔頴達曰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其説甚當為王之義當繼先王之德以為諸侯主令諸侯以誠歸我以先王望我故荅其善意而拜之者尊先王也義嗣德三字乃史官立此意也

林氏曰自西方來者宜入其左自東方來者宜入其右以明人臣事君莫敢固有所以自便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者言臣事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者言臣道也康王於此釋服而接諸侯於是屈至尊而荅拜荅拜者德也

張氏曰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故以馬喻臣布乘則陳者四馬也黃則物色朱則人朱而已有駜之詩曰駜彼乘黃則黃出乎自然者也宋公取白馬而朱

其尾鬣則朱出乎人為者也馬必以黄而黄有中順之色則黄者臣之道也飾必以朱而朱有含陽之色則朱者君之道也諸侯體臣道而從君令故黄而朱之以示其不敢以有己也　又曰王義嗣德荅拜言王以釋喪接諸侯之入而嗣先王屈至尊禮諸侯之德諸侯之見天子皆再拜稽首王不敢以尊大自居而荅拜焉此所以為德是德也先王之所常行而康王繼之故謂之嗣德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林氏曰保莫大之業者必在乎恭敬成前人之功者莫先乎底定前人所以貽厥後人後人所以紹前烈者不外此道也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命我文王順天大道以安恤西土之民言西土者言其創業之初

也惟成王受其成法紹有令緒興大利除大害去其殘虐保定厥功對揚至大之休建立可久之業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豈不艱哉今康王小子固當若涉淵水罔求於濟夙興夜寐慄慄危懼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可不敬之哉然國之大事在於强兵故當張大六師之衆嗣成文武之命壯我國威張我王畧無忝前日之功斯可也

呂氏曰繼體守成之君多不知憂患太保之戒所以

先及此者即怕康王但見富盛宴安而已新陟是新升遐之成王亦猶令人言物故畢協是一賞一罰無有不當所以能戡定厥功誅武庚伐淮夷踐奄惟其如此所以大遺後人無窮之休論成王能敬迓天威則盛德事亦甚多何故獨說賞罰葢此正為太子自齒冑之時入學所以師保輔相相與正戒凡道德性命之說告之熟矣惟賞罰治道乃天下之事恐未曾熟所以進戒首言及此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無垢曰進戒不及於諸侯而止言召公芮伯報告不及於召公而止言侯甸男衛顛達以為互相見此足以見為史者之尚簡嚴也　又曰召公等言成王以罰賞定功欲康王以六師保命而康王報告乃曰文

武時天下太平且富不以咎罰人為務平謂君子小人各當其分富謂耕桑衣食各足其願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民穀足乎腹衣足乎體而君上無淫刑濫罰以擾動天下想見文武之世天下和樂矣且名公等方以賞罰六師為言而康王以平富不用刑為對其見識超邁存養淵深表裏相符内外相協真刑措之主歟　又曰蓋天下之理窮則天下之機來無不知之矣記曰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

齊也是齊謂心不外馳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是信謂德充乎己文武之時天下平富刑罰不用果何以致哉以文武底至足以待天下之變齊信足以感天下之心用此故能至天下平富刑罰不用而盛德大功昭明於天下也　又曰熊羆之士奮其勇力不二心之臣效其忠赤豈以殺人為事哉保乂文武之德化而已惟上下各以德為主所以用此直心命於上帝而日月星辰各順其道天不敢吝神器付與文武

四方之民使之安養也康王之見何其逺乎　又曰

皇天既付畀四方文武自謂不能獨治乃命建諸侯

樹藩屏以保衛後之子孫焉所建所樹皆當時賢者

故令諸侯子孫得繼先公之業而為一國之君以為

藩屏焉其可不盡心以保乂我國家乎

林氏曰夫恃一己之聰明以致治則視聽不及資衆

賢之智畧以致治則邦家自定先王之臨蒞天下後王之

嗣守大業豈外是哉有天下者莫强於得人莫不善于

自任既得其人與之共治則天下其有不安國家其有不乂乎昔宣王之時任賢使能如申伯如仲山甫如韓侯或為相或為將或為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玁狁或平淮夷想其當時將相之臣與百執事莫非忠正之臣則號為中興其所以賴者此也及觀周公之立政觀其告戒之際亦無非以用人為先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無垢曰人臣無己以人主為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為心以人主為己則身在外而不以在外自棄以人主為心故心在王室而不以王室為遠凡所念慮凡所議論凡所興建凡所號令凡所趣會皆若在人主之左右而對人主之清光也其敢少怠乎康王言此亦可謂知臣子之道矣　又曰葢諸侯順道則王室尊榮諸侯不順則王室羞辱以一二伯父之賢豈尚有

此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
此康王所以儆飭之而使戒懼也
呂氏曰維持天下不在威令而在恩意恩意是真維
持天下之具爾今日来臣我乃是繼爾先公臣我先
王之臣亦能安爾先公之臣見得諸侯不當私有其
國爾今日来臣服王室不是服事康王乃是服事先
王文武成王爾其言服於先王見得康王不敢私有
天下康王所以言先王先公者葢自堯舜禹湯以来

都有公共意思此康王所以不敢認為已有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林氏曰禮既成矣揖而退之其一進一退或止或出皆俟揖者所以明為臣之義必聽命於君而不敢專也

張氏曰王釋冕反喪服者以冕服而見羣臣所以致其為君之道也反喪而居憂所以致其為子之道也君臣父子之道人倫之大者不可以獨隆亦不可以

偏廢康王於此兩得之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無垢曰頑民居於洛之外邑謂之成周以頑民所居

尹成周者特重其任故以周公君陳畢公為之葢所

以調治頑民使之心服而向化也周家於頑民一事

亦可謂盡心矣意謂頑民服則天下安頑民動則天

下危其巧深思智所以調護之亦至矣

張氏曰古者大事書之冊康王命畢公承周公君陳

之後以保釐東郊亦國之大事也此所以命作冊爲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無垢曰惟康王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於朏三日壬申康王晨朝徐徐自鎬京至於文王之廟告文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也鎬京宗周也豐文王廟所在也

張氏曰蓋成周之衆周公師保之於其始君陳分正之於其中畢公之時則其治成矣不有以析而治之則美惡混淆而民不畏慕然則畢公之治將欲克成厥修不可不保釐之也

呂氏曰康王就文武廟發大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是一箇綏養懐撫釐是一箇整頓分明各有條理然又當總二字先後看之論其治先包容後分別雖分別前後然保養意思不散所以謂之保釐言其釐

自保養中出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歴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無垢曰古之人主其不忘祖宗有至於是也葢夏氏自有夏氏祖宗商家自有商家祖宗周家自有周家祖宗三代祖宗各乘時制作皆縁民心之所向而為

之法度商之子孫已不同夏氏法度周之子孫不同商家法度葢斯民目所見耳所聞者周家法度也心所知身所履者周家法度也雖堯舜盛帝禹湯顯王於吾何有哉昔光武入洛父老泣曰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則一代祖宗法度安可輕議而變易之乎變易祖宗法度是變易民心也變易民心是變易宗社也康王拳拳於文王武王敷大德受殷命為言葢尊祖宗也尊祖宗如此敢變易其法度哉　又曰有

一代祖宗必有一代宗臣周公周家宗臣也故言祖宗必言周公非尊周公也尊祖宗也况周公左右先王文武以安定天下者哉其可忘之耶　又曰天子不自安以天下之安為安天下亦不自安以一夫皆得其所為安國家天下既安矣獨殷民未服焉殷民未服天下安乎天下既未安人主能安乎故化殷頑民既歷三十六年頑民父子亦已一變父子相代善惡不同其風亦移殷民既變移是四方無可憂之事

矣殷民變而四方安則人主安矣

林氏曰觀此則周公之功可謂大矣周公之心可謂勤矣以王室之親託肺腑之任輔文武以起業贊成康以守成經營締構知無不為及至治殷頑民使之密邇王室則威强易以鎮服聰明易以檢察德教易以漸染仁義易以漸摩終至澆漓化為醇厚暴悍革為善良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無自而然也且殷之頑民非遷於洛邑則亦未遽化也何則天下之勢

有遠近人君之治有先後近者親而遠者疎京師先而諸夏後惟周公之心無商周之間彼此之心一視而同仁此其既没之後使人懐思如是之甚也

吕氏曰教民之道以政刑驅之所感固淺以號令諭之所及亦不深惟遷在洛邑聲名文物之地使之日漸月漬自然淪於肌膚浹於骨髓無有不化其訓何故有楚大夫之子以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如何會得齊語若教商民則在他舊地便使周家有勤勤告

戒亦不過一齊人傳之惟遷於洛所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也惟引他在文物之地使之化亦不知也周公遷頑民到此已三十六年矣父子相繼為一世世變是換一番人風移是舊染沉湎之風都變移了此一句要看王者必世而後仁雖是聖人相繼出敎化亦必久於其道而化成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東坡曰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汚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俗善則養之以寛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因俗變禮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為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變易之患可勝

言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無垢曰畢公為人於德懋勉無一毫之怠克勤小物

無一毫之過正色率下無一毫之邪如此等人使在

民上端嚴莊敬有如父師之尊神明之重正禮所謂

民瞻其顏色而弗敢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

者也一言之處誰敢易之　又曰畢公弼亮四世其

美功積累著在朝廷亦已多矣凡其為君制禮作樂立經陳紀無不自其裨贊措畫者天下太平防微杜漸成憲舊章無不畢具康王無可施為者第垂衣拱手仰成於先王而已斯實畢公之力也

林氏曰居大臣之任者以德行為先化天下之人者在聲色之可尚常人之情於斯四者未始或無然罕有能臻其至者葢功不足以報國忠不足以輔君但可立名於一時而不能垂裕於悠久惟公弼亮四世

功加後裔故能勉其行德能勤小物其德行為可嘉矣尊其瞻視行其法言其聲色為可尚矣終至勳在王室藏諸盟府與國家相為終始與日月爭其晝夜致一人垂衣拱端靖無為而享其成功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厥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無垢曰異善人所居之宅里使為善者顯在人上則

好善者安於為善行惡者耻於為惡矣非特如此而止也又當以爵賞彰其為善者使在士大夫之列以刑罰殫其為惡者使受市朝之撻立揚善之風以鼓舞其性情立揚善之聲使傳聞于遐邇皆先王造化斯民聳動之術也若為善者無所恃為惡者無所憚悠悠冉冉卒淪胥以敗而入亂亡之中矣是以康王於太平之後而有表異風聲之説也其遠矣哉　又曰表厥宅里曰此善人君子也如此則是宅里之間獨此

家爲善人君子而其餘皆非也如此亦可深恥矣尚猶有弗率吾教訓典常者豈可已乎此又有造化焉殊其井田疆界明言其爲黨惡而不與善人君子之列焉

林氏曰化天下之俗者當明善惡爲先草當時之弊者尤在勸沮爲本善不長則惡不消是非混淆可否無別欲民之向化也難矣又焉能救當時之弊乎惟能別頑民之善惡表善人之居里於善則著之於惡

則病之於是又因其善惡立之風聲使之振動警戒其尤不率者又當殊井疆以處之使之畏辱而慕善又當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遺民非惟商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也

張氏曰畢公之治與周公同故命之以周公之事者使之循行之者也旌别淑慝淑在性慝在心及其色形而成名於外故謂之善惡旌别其淑之與慝則善惡分而不相殺雜矣表厥宅里者言於善人之宅里

必表異之則善者顯矣表厥宅里所以彰其善者也善者彰則惡者病立之風聲者以彰善癉惡猶未足以勸沮之故又立之風以鼓舞之而使之莫不振動立之聲以播告之而使之莫不聽從然猶有不率訓典者則是其惡積大終不可教也故又殊厥井疆以處之使之不得與善者雜焉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之謂也其所以如此者葢亦使之畏慕而已畏者欲其惡惡而不為也慕

者欲其慕善而為之勸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無垢曰孔頴達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順從之意紂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其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而東坡曰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葢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曰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

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言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其說甚詳故并録之然至畢公時利口之風猶在未盡絕也畢公必能辨之何則惟公懋德則足以起人之誠心克勤小物則足以止惡於未然弼亮四世則飽諳時俗之變矣正色率下則非心邪意一皆散矣虛譁亡實阿諛苟且之態其敢復萌乎此所以知畢公

必能辨此也

林氏曰治必有先理由不異政者正也以仁為本以義為基不在崖異斬絶之行甚高難行之理持一道以常行不恱於須臾而厭於悠久行於朝夕而忽於歲月使民優游漸漬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則知政貴有恒也辭者發言之端也意盡而言之者天下之至言也言之而意不盡者天下之浮言也苟欲使民曉然知利害之所在而無

惑於紛紜豈在多人旁搜指東為西而求異乎易曰
吉人之辭寡則知辭尚體要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精義卷四十八

宋　黄倫　撰

我聞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無垢曰天道非他禮與德而已欲識天道當自禮與德觀之惟由禮則履而為善行惟有德則得而為聖賢此正天道也而世有禄位之家不知此理故由禮者少而蕩德者多其悖亂天道也甚矣順天者存逆

天者亡既悖天道其亡也必矣然而所以無禮者以禄也惟有禄則見利而不見禮所以無德者以放蕩也惟放蕩則見欲而不見德也

林氏曰襲富貴之勢者不與驕期而驕自生處安樂之極者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此理之必然而效之必至也夫世禄之家目所覩者聲色之娛耳所聞者絲竹之美親詩書之時少親子女之時多苦言不入於耳至道不形於心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又且以

蕩陵德使天之所賦以善者孑然無遺矣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今敝壞先王之化而為奢麗者非所以事天也非惟實悖天道而禍流於萬世矣

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無垢曰世禄之家以禄亡禮以蕩陵德而此殷之庶士皆世禄之家居寵利久矣以禄亡禮以蕩陵德惟

禄故怙侈惟蕩故滅義可以見怙侈而滅義之實矣先王之制衣服也公卿士大夫各有等殺今殷士怙侈而服美于人滅義而不復問衣裳之常制此心不已何所不可乎

林氏曰今殷之多士居寵為已久奢侈以為常怙侈滅義驕淫矜侉今將革商之俗循周之制安可驟以刑罰驅之使從哉惟當閑之猶閑馬之閑不流于放心俾自循于善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無垢曰所謂能訓者何訓也康王恐畢公未知其意故明言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所謂德者即仁義禮智信之謂義者即事得其宜之謂在心則有所得於事則得其宜天下之訓有過於此乎然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是德義之訓儻不以古為訓於何其訓乎自堯舜三代以來其所以訓民者

雖事有不同無非以德義為主而已非畢公其誰識德義之本乎

張氏曰孔子以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則貧富能訓以其好禮故也既訓於禮然後能順性命之常而不為物所殘賊此所以不中道夭而永年也雖然所以訓之之道必在德義得而行之之謂德事得其宜之謂義惟德惟義以訓之然後可以為大訓也德義之訓當稽之古苟不由古訓則不足以為大訓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無垢曰蓋天下莫難化於殷民吾意誠於此則殷民化於彼是殷民之化與不化可以卜吾德之進否也使殷民有背叛之心則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特殷民背叛天下皆將背叛矣邦之危也奚疑使殷民服化則吾之德修可知矣吾德既修豈特殷民服化天下皆為士君子矣邦之安也亦奚疑論至於

此康王其知治體之深者乎　又曰不剛表厥宅里是也不柔殊厥井疆是也將以為剛而善者怙焉是不可以為剛也將以為柔而惡者沮焉是不可以為柔也夫其為善也則吾之不剛見焉方傾意慰薦使之樂於為善其為惡也則吾之不柔見焉方摧挫沮抑使之憚於為惡善惡之來也不同則吾之待之也無不允當非吾之德修其能如此無毫釐之差乎

林氏曰繼治世者易為力救亂俗者難為功衰亂之

俗有如調瑟大絃易以急小絃易以絶寛以治之則小大得宜亟以理之則先後失序惟治之以德則柔不至於縱剛不至於廹優之游之使自得之饜之飫之使自趨之昔成湯之懋昭大德也布政則優優以言其柔其烈如猛火以言其剛終至於德日新萬邦惟懷可謂同意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

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無垢曰以不剛不柔待頑民自周公來行之久矣特所施設異耳周公以不剛不柔慎其始故有宅爾宅畋爾田之說有致天之罰于爾躬之說君陳以不剛不柔和其中故有寛而有制從容以和之說有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之說畢公以不剛不柔成其終故有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之說是此三人者雖設施不同要之歸於不剛不柔而已不剛不柔不在商民在

我而已施之不得其當邦之安危繫焉其可輕乎

戴氏曰先王之治後王不可以不成先正之功後正不可以不續然而續成治功葢有其道君臣上下同此一心耳商民歸周爲難化也久矣在成王時周公慎保釐之始君陳和分正之中至康王而又命畢公以往焉所以續先正之功而成先王之治也雖先後不同而心乎商民之心未始不同此所謂成康之盛也歟

林氏曰播教化之功者非一朝而可成懐衰靡之俗者必相資而後治夫頑民之性也習亂為已久背化為已深將以革之非歴世而未見其成也是以前必有望於後賢必有頼乎聖則馴致斯民之化者非相資曷可哉故慎厥始者欲毖之使無擾和厥中者欲誘之使為善成厥終者欲一之使無變使漸而圖之日改月化安而入於良善之域也終至教化修明習俗陶成無復�睨周室如三監之時至於道洽政治

澤潤生民雖外而四夷罔不咸賴予一人無事亦受其福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張氏曰名生於實有其實者不與名期而名隨之故康王告畢公使之建無窮之基然後有無窮之聞也夫聖賢君子其所以為天下國家計者非特在於一身之與當年而已故其所建之功與夫所傳之譽必

將以垂之永久此所以謂無窮之基無窮之聞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
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無垢曰畢公之任可謂重矣然勿以為難而曰弗能
也惟在盡其心則無難矣勿以為易而曰民寡也惟
在慎其事則不敢以易自處矣　又曰先王成烈謂
文武成功也前政謂周公君陳也言當今天下四海
皆先王成功與夫前政輔賛之力畢公欽敬順守先

王之成功則周公君陳之政亦克美而不壞矣一舉而兩得之可不念哉

史氏曰天下之事不可以微而忽之不盡其心則雖微不克天下之民不可以寡而輕之不謹其事則雖寡不治惟能盡厥心慎厥事則能欽若先王之烈而美君陳周公之政矣

林氏曰自暴者不足以有爲自棄者不足以有行不既厥心則雖小不克不謹厥事則雖寡不治惟能欽

若先王之成烈内盡其心外勉其事是亦周公君陳之政矣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無垢曰君牙賢否於經史無所見觀穆王稱其祖父忠正勤勞紀在太常至使之在六卿髙選想亦賢者矣使穆王誠能取文武成康為法於上君牙取其祖父為法於下則周之中興亦不難矣然而穆王無聞焉豈穆王之無志耶抑豈君牙之忝祖父耶以此知

太平之世君臣並受其福衰亂之世君臣俱受其辱可不戒哉　又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在周亦不為有道之君然而猶能知命君牙之為大司徒此夫子所以取之也

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而君牙之册多言祖父忠貞又戒之以纘舊服無忝祖考則是祖父為司徒而君牙繼之也君牙豈芮伯後人耶不可考矣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孫氏曰日月者為常旌旗畫以日月故謂之太常言臣之有功者必紀于此所以顯于天而又為王之所常瞻視示其不忘也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之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彼言功而此言績者蓋有所樹立之謂功有所纂緝之謂績此言乃祖乃父服勞王家繼以父子言之有纂緝之義故謂之績

胡氏曰太常王之旗也周以日月為常日往月來未嘗少止而謂之常惟其無常乃所以為常也常者道也物者事也王所事者道士所事者事故王所建曰常士所建曰物也

張氏曰中其心之謂忠靜而正之謂貞人臣之節無過於忠貞君牙之祖父於忠貞之道世世而力行之故曰世篤忠貞者言其德也服勞王家者言其事也內篤其德外勤其事故其成績紀之於太常

呂氏曰一代維持必有世臣故與王室同休戚安危相與維持長久這也是理之常譬如名山高岳自然有百圍之木長江滄海自然有千里之魚周家有八百年之基業自然有世篤忠貞之臣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無垢曰余觀穆王稱君牙為先王之臣則君牙在昭

王時亦已至大官矣使昭王南征而不復則其忝祖父也已有其形矣穆王欲繼守文武成康遺緒而洗先王遺恥乃不思如高宗之求傅說宣王之得山甫區區守先王齪齪無效之臣以為左右俾賛治四方其無能為也不足怪矣　又曰若蹈虎尾懼其反噬也又涉春冰懼其陷溺也蹈虎尾已憂危矣況蹈虎尾而涉春冰乎幷此二懼其何以堪之夫祖宗遺緒即天下之民也民猶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

民猶馬也馬可以安輿亦可以駭輿反噬陷溺之義其在兹乎

林氏曰天下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治有天下者一人也治天下者非一人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吾一人奄而君之小大不為之維持臣鄰不為之輔翼則欲其有濟難矣哉又況繼祖宗之丕烈荷神考之宏休總宗廟社稷之重履版圖生齒之繁其責可謂重矣其任可謂大矣使不頼左

右之臣敷心腹腎腸以共治四方則又安能大布五常之教式和民之物則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民則者此也

張氏曰文武者周之創業之君也成康者周之守文之君也穆王承文武成康之後其於創業守文之遺緒當嗣之而已嗣之者欲其不絕也守之者欲其不失也然而所以嗣守之者非一人之力可以勝其責此所以命君牙為大司徒者欲其左右輔弼于已以

治四方也雖然天下大器也有而為之者其易邪故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見其憂危之至也此所以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作股肱者欲其外竭其力也作心膂者欲其内竭其謀也纉乃舊服無忝祖考者人子之道以繼志述事者也能繼志述事則有以揚名於後世而無貽祖考之羞辱也矣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林氏曰身教者從言教者訟君子養源大人正已未

有正己而物不正也苟不自正其身則雖令不從矣蓋表正則影正表之不正則影亦不正惟能以中正自處則下無有不從者矣

張氏曰正者政也中者德也政出於身使人觀而化之者也德出於心使人感而化之者也爾身克正則民化之罔敢不正民心不能以自中待上之人率之而後中然則為人上者固當正其身中其心然後可以言治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無垢曰暑雨祁寒非王之過尚且怨怒咨嗟則夫所以牧民者亦可謂難得其心矣惟以其難調者為念而思所以易調者在何處而民寧矣然則易調處果何在乎曰莫若正吾身以發其正中吾心以發其中民之中正既見則號之而聽令之而行豈復有怨咨邪所謂易者在兹也然則穆王知告君牙以中正則

穆王所以率百官者其可不出于中正乎

蕭氏曰寒暑無情不可怨民猶妄怨則臨民可謂艱矣然亦在圖其所以易而不以艱為患也夫雨者恵澤之象夏暑雨又足以解煩慍而人之所尤喜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為政者可以寛縱之太甚乎寒者威之象冬而寒固所以成物而消厲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爲政者可以威之太甚乎

陳氏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天下無道則民無事

而怨甚於寒暑昭王南征不返而穆王即位乃欲以轍迹周天下則民之怨咨非無謂矣無惑乎無事而怨也　又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修而得斯於民也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言而天下服之蓋誠心默契於不言之間而行事潛應於舉措之後則天下未有不服者也穆王告君牙以思艱而圖易然則其所艱者果何在乎收天下之心而已民心歸則舉措皆足以服民無

患乎民之多怨也噫豈易哉穆王不能知此則周德衰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無垢曰文王之謨非邪說也所以丕顯丕顯者其謨大明衆理也武王之烈非暴行也所以丕承丕承者其烈大為可繼也謨蓋言中正之理烈蓋成中正之業其謨其烈所以啓發佑助後人者皆以正而無缺

即中矣不中則偏所以有缺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張氏曰自其父子而言之則謂之光訓自其君臣而言之則謂之光命此顧命所以言文武之光訓而君牙所以言文武之光命其實一也君牙能對揚文武之光命則于前人可以追配之矣蓋前人于文武光命固嘗對揚之也然則君牙將欲追配前人不可不知

于此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林曰前人成憲軌則為易遵也典章為易明也其言足以明證其事足以定保閱百聖而不慗蔽天地而不恥所以垂法于後者亦云備矣後人循之則治所由致咈之則亂所由生雖然稱職者人臣之功任人者人君之德今也君牙能遵前人之成訓率乃祖之

攸行則足以彰穆王之有乂矣

張氏曰先正舊典其書可法也祖考攸行其事可循也于先正舊典能法之于祖考攸行能循之則君牙可謂能勝任矣君牙能勝其任乃穆王之用得其人如此則足以昭穆王之有乂矣

呂氏曰君牙當率循乃父之舊法以道之既説率惟又説時式言語諄複不要一毫失前人之意民之治亂在玆此一句又提得分明民之治亂只在此亦是君

牙能念祖考率循舊法則民之治便在此若是君牙以私意小知作聰明以亂舊章民之亂便在此蓋民之治亂只在君牙守與不守耳大抵祖宗成法後世守之則治違之則亂如漢高祖唐太宗其立法規模詳備後來子孫纔循之便治有稍外之則便亂如君牙能率循祖考敷教天下乃所以明昭穆王之法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按序文解永樂大典原闕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林氏曰神器至重不可以驕心守天下至大固當以勉力圖持一身之微如負萬鈞之重泰山之勢常懐累卵之危然後可以出典神天嗣守大寶而為神民社稷之主也今穆王嗣前人之遺緒紹無疆之歷服夙興夜寐罔不祗敬則其心可謂勤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懐忠良其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無垢曰或承順則善道流行或匡弼則惡念自消故形於出入起居者無非肅敬見於發號施令者無非善道嗚呼文武天資高遠而左右前後又忠良正人承弼之如此所以益聖益明而為天下後世之標的也　又曰人皆謂祗若出於下民咸休出于萬邦而不知乃文武聰明齊聖與夫左右前後皆忠良正人

之形見也然則圖治者無求之下民萬邦也求諸已而已矣

臨川曰辟者出政立辟之稱后者繼世之稱故先王則稱於承弼厥辟在已則稱其永弼乃后言各有所當故不同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林氏曰不自抑者無以盡臣下之謀不責難者無以

致人君之聖今夫以一身之微受兆民之託機務至繁也雖極師曠之聰有所不能聽封疆至遠也雖盡離婁之明有所不能視不賴左右有民汝翼宣力四方汝爲之臣則安能盡天下之事乎惟其責望之如是其重倚賴之如是其切在位之士知其所以責望倚賴如是之急朝思夕念是究是圖彌縫其闕匡救其失使其善者誘而進使其不善者却而退輔導訓誨期致其君於無過之地而後已則為之君者雖有

傲物之心必變而為寛厚雖有竒衺之行必歸之於至正斯無愧於前人而克紹前烈矣

孫氏曰繩者彈正也糾者察也愆言乎行謬言乎言蓋繩之使無過行糾之使無過言格非心孟子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無垢曰侍御僕從安能勉勵君之德而交修君之不

逮哉余蓋知之矣使居此任者有一不正之人則劉向所謂熒惑耳目感移心志其何所不至哉儻皆正人則人主邪心不生雖生亦不行矣其或有失則侍御僕從交相以先王故事正之其所補豈小哉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林氏曰夫事君以人者以一善士傳之使衆不善士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非善士也故所聞未必善言所見未必善行而王孰與為善哉古人所謂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言是也以一不善士咻之使衆善士傳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善士也故所聞莫非善言所見莫非善行而王孰與為不善哉古人所以謂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荀卿曰習俗移志

安久移俗居楚而楚居夏而夏不知其君視其左右者而已矣豈齊人楚人咻之之意邪昔成王中才之主也有周召則義聞有管蔡則讒入則知王之左右當擇正人也

史氏曰得天下之正臣斯能行天下之正道臣道正而君不正者未之有也夫朝廷之官不勝其衆而狎近者莫親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僕御耳目之官也使得其正則君之視聽

無往而不正不得其正則所以開視聽之端者無往而能正人君之德先王之典正與不正端在乎太僕之官慎簡乃僚舉而用之何如耳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張氏曰穆王於文武之臣則曰承弼厥辟至其自言則曰永弼乃后于彛憲蓋人君之于侍御僕從之臣非主于將順而其意欲使其正救而强拂于己此所以言永弼而不謂之承弼也

呂氏曰穆王至此又說與伯冏汝到此須以敬長輔我于常典言祖宗彝憲已自完備無虧欠處但輔我于常憲是矣

